

蚁民

苏
北
／
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蚁民

Y I M I N

苏 北◇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蚁民/苏北著.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0. 12

ISBN 978 - 7 - 5650 - 0313 - 4

I. ①蚁… II. ①苏…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26995 号

蚁 民

苏 北 著

责任编辑

朱彩山 曹俊 郭娟娟

出 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

邮 编 230009

电 话 总编室:0551 - 2903038

发行部:0551 - 2903198

网 址 www. hfutpress. com. cn

E-mail press@ hfutpress. com. cn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毫米×1010 毫米 1/16

印 张 17. 25

字 数 315 千字

印 刷 安徽瑞隆印务有限公司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ISBN 978 - 7 - 5650 - 0313 - 4

定价:120. 00 元(全 4 册)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目 录

上 篇

洗澡	(3)
少年与钓鱼	(15)
1970 年代:少年魔	(23)
恋爱	(30)
专案	(40)
服含珠停的女人在秋天的七楼	(52)
秋雨一场接一场	(62)
周吴郑王	(89)
九个人	(102)
小学同学	(116)
秘密花园	(136)
豆豆	(140)
旅行	(147)

下 篇

蚁民	(153)
狗报	(171)
刀技	(178)
1976 年夏天的某个下午	(185)
蚂蚁巷轶事	(198)
故乡人	(207)
夏日	(213)

证明	(217)
四海客栈	(220)
姥爷对我说	(223)
老人与小东西	(225)
玩笑	(229)
蚂蚁湾二题	(233)
瞬间真实	(239)
你不必太在意	(244)
仲秋·月夜	(248)
小小说六题	(252)
“汪迷”外传	(259)
附:主要作品目录	(265)
后 记	(269)

上

篇

洗澡

—

一个猛子扎下去，憋着气，我在水中迅速地拱动。我想把头抬出水面换气，完了，头顶在了一个东西上。坏了！我游到木筏下面去了！

整个夏天，我们在白塔河游泳。当地人一律称洗澡。好了，整个夏天我们在白塔河洗澡。白塔河在县城的北门，是一个水面宽阔的大河。白塔河桥就是我见到过的最长的桥。后来我查《县志》，白塔河发源于邻县来安的长山头，流经汉北、和平、古庵、石街、孝庵，经县城，再入子胥、万寿、薛营、张庵，流入高邮湖。全长80多公里，沿途弯多滩大，洪水季节常暴发成灾。

在河里洗澡的是同一个县城的孩子。小八子、冷小七子、小锅子、陈义富、许小二子和周保华是我的小伙伴。我们十一二岁，正读初一或者初二，又住在一个巷子里，堂子巷，因此我们一块洗澡。这年夏天，不知怎么从上游放来许多木筏，停在大桥的东面的南岸靠县城的一边，我们就从木筏上下水，木筏用铁丝绞着，一排一排的，有十几米宽，我们赤脚走过木筏。木筏在水面上摇晃，一半经太阳暴晒发白开裂，一半在水中浸泡潮湿松软。木筏像地板一样洁净。我们喜欢从木筏上下水。水性好的，周保华、陈义富、冷小七子就从木筏上扎猛子，扎下去，游了很远。有时，一口气能游过对岸。之后再游回木筏，再扎下去。累了，就坐在木筏上，晃荡着腿，在水里搅，或者睡在木筏上，举眼眯缝着看赤烈的太阳。我是这一群中的“炸鸡子”（弱小的意思），像一只没发育完全的小鸭，摇摇摆摆跟在他们后面。我在水中只会一个狗爬式，不像他们踩水、自由式、仰泳，都会。我虽矮小，可我并不示弱，还很勇敢，我扎猛子同他们一样胆大，站在木筏上，一跃，扎入水中，之后在水中一拱一拱。我不知怎么拱的，憋着气感到拱了很远，可是一抬头，坏了！我拱到木筏下面去了。

我虽十一二岁，可是我心里很清楚，完了！我头顶上是木筏，我出不来了。人的耳朵在水里是能听到的。这是我的经验。我听到小锅子和许小二子在水里打闹，骂声笑声夹着水声嗡嗡地传到我耳朵里。我的脸此时应该是憋得青紫，我拼命在水中划拨，这种划拨其实是徒劳的。谁知道是不

是向木筏更深处划去了。可是划拨是我的本能，我似乎很快就要同小锅子、许小二子们告别了。我很怀念他们。可他们此时并不知道我对他们的怀念。他们依然在水中打闹着嬉笑着，那个绰号叫“小老秃”的哥们即将与他们分别，而他们浑然不觉。麻木啊小锅子，麻木啊冷小七子……我走了我走了我走了……“哗啦”一声，我的头冲出水面，我似乎半个身子像鱼一样跃出水面，吓了小锅和冷小七子一跳，他们停止打闹，转过来看着我，我跃出水面，似哽住一般，停顿了好一会，憋出一口浊水，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啊，啊，啊，我吸着空气了，我吸了一口夏日的，午后的，滚烫的，清新的空、空、空气。我肺子活跃了起来。我青紫的脸变得黑红了起来。我少年的眨动有神的眼睛又流光泛波起来。我活了，我活了。我跑上木筏，在木筏上飞奔，似要飞起来。我一个趔趄，跌翻在木筏上，膝盖立即一片青紫，可我并不害怕。它只使我停顿了下来。

我走回木筏靠水的一边，坐了下来。我出了一会神，小小年纪，我便想到：我可是死过一回的人了！可不一会，我又生龙活虎了起来。

我哪里知道，死人的事还在后面。

二

县城的屋顶多为小瓦。站在大堤上看黑压压的一片，有几个高大的烟囱特别显眼，西面那个最为高大，是县城的重要建筑，火葬场；东面那两个并排的，是砖瓦厂，县里的工业企业，我妈妈就在那个厂里揽砖坯。县城街巷纵横，小巷多为青石铺就。据史料记载，县城历史悠久，秦为广陵、东阳二县地，南朝宋孝武帝大明五年置县，北周改石梁郡，唐天宝元年玄宗李隆基为纪念自己生日千秋节，特划地设千秋县，天宝七年改称天长，至上世纪70年代，已有一千多年历史，而我才诞生十一二年，却活跃在这个县的历史舞台上，同革命群众一起，他们抓革命促生产，而我差点憋死在那条古老的白塔河的木筏下。

陈义富家是我们的据点。先是小八子从水里爬上来，他边走边说，妈的，憋死。说着便掏出小鸡，对着岸边的青草射出一条细线。冷小七子和小锅子仿佛受了感应，也一个个爬上来，掏出小鸡射线。完了，陈义富说，走，到我家去。

陈义富家住在三圣街的北口，一个院里，七八间房子。三圣街的法国梧桐树已很大，几乎遮住了街心，他家的门就斜对住三圣街县革委会的西门，门口的宣传栏里，一个人正用大排笔刷红字：彻底埋葬帝修反，实现世界一片红。红字还没有完全刷出，陈义富走上去摸了一下红漆，趁小锅子不在意，上去一下，抹在小锅子的嘴唇上，因小锅子一避让，在脸上划了一个“∪”勾，仿佛裂开一个血口。两人迅速追打了起来，陈义富边跑

边笑：×嘴搽口红，×嘴搽口红。一溜烟跑回家里，用身子顶住门。

我们一拥而上，一下涌进了陈义富家。进了门的我们一下又都快活起来。陈义富瘦小猴尖，而他的父亲却是个矮胖的样子，操着一口的俚话。他家好像是安徽宿县人。他的妈妈一张苍白的马脸，喜欢吃面，整天嘴里叼着香烟，躺在堂屋的大吊扇下面的躺椅上。她虽然躺着，可并没闲着，一下子生了七八个孩子。陈义富行三，上面两个哥哥，下面清一色四个妹妹。最小的才六七岁，四个小丫头整天在院子跑进跑出，大呼小叫。陈义富的妈妈就睡在躺椅上大喊：小七子小八子别吵了！可小七子小八子不管不顾，停了一会，又大呼小叫起来。陈义富家总是有一股潮湿的味道。也不是霉味，也不是尿味，可能就是这四个小丫头片子的味道。我一进到陈义富家就闻到这股味道，怪怪的，蛮难闻。

我歪着鼻子穿过他家的堂屋，对他的妈妈一乐，嘴里咕噜一句。他的妈妈就很高兴，于是就在堂屋里喊，小三子，拿糖给你同学吃。

不一会，我们嘴里便一人一块大白兔奶糖。

大白兔奶糖是上海知青送的。陈义富爸爸是革委会副主任。知青就送他家奶糖。他爸爸没有作风问题，却有经济问题——收人家知青奶糖。不过这些奶糖都给我们吃了，吃人家的嘴软，我们也就不去理论，只管吃就是了。

冷小七子嘴里边嚼着手就不老实起来，他一下子把小锅子掀翻在床上，使一个眼色，小八子和陈义富就上来了，压住小锅子的两只手，冷小七子便伸手掏小锅子的小鸡鸡。小锅子狼嚎似的乱蹬，可冷小七子的力气，小锅子何以能敌？没几下小锅子白白的鸡鸡便露了出来，陈义富拿出他爸爸的红墨水，用毛笔一下子在小鸡鸡上画了个红胡子。几个孩子大笑着跑开，小锅子嘴里“我操我操”了半天，被陈义富躺在堂屋的大吊扇下面的妈妈尖声喝住了：

“小三子，不死的！炮子——，别吵啦！”

几个孩子一下子噤住，鱼贯溜出。

三

该张宏伟出场了。

张宏伟就是死在水里。当然这是后话。张宏伟长得白白胖胖，胖子一白，就让人感觉虚假，好像是虚胖。张宏伟小小年纪，一颗大头，别人根本不叫他名字，都叫他张大头，至于胖子就忽略不计了。张大头是我的邻居，我家窗子正对他家院子。其实那也不是他的家，是他爷爷奶奶的家，他的家在哪我们倒知道了，因为张大头仿佛生来就是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的。

张家整日没有声音。为什么没有声音？因为他的爷爷奶奶是地主。1970年代地主家总是安静的。他们不乱说乱动。他的奶奶长得很整齐，六十多岁了，还白白净净的，一看就不是劳动人民。我小时候对地主婆子的直接印象，就来自张大头的奶奶。我见到她，是依然叫她张奶奶的，因为她并不拿针戳打盹的丫环，相反还很慈祥，说话慢言慢语，对我们小孩子也还和善。她家院落里有一棵葡萄树，我对葡萄印象深刻，也来自张家，那棵葡萄树，仿佛伴着我们的童年成长。

院子里是他家三间朝南的屋子，不过阴森得很。地上铺木地板，走上去咚咚的响。中间屋里摆着大桌和躺椅，白天也是光线阴暗。张家爷爷就在这阴暗的躺椅上一躺就是一整天，仿佛在谋划着反攻倒算。我们小时候就怕地板，那种老式的地板，边上裂了一块，里面黑咕隆咚，因为人们总是说狐狸就藏在地板下面，其实事实也是如此，我就亲眼见大白天狐狸从张家长满野草的墙头上大摇大摆地走过。一只火红的狐狸，走得非常从容，长大了人们说好看的女人是狐狸精，我看是有道理的。狐狸艳，狐狸冷，狐狸宠辱不惊，那些高贵的女人，就是让人有这种感觉。我可以发誓，这种感觉是我自己童年体验的，不是从书中抄来的。

你说这只狐狸，不是从张家地板下出来的，还能从哪里出来？

现在是夏天，张家的葡萄架上已爬满了绿叶子。葡萄的叶子罗里吧嗦，真是过分，长得到处都是，只要给它个头，它就擦擦地直窜，一个劲地疯长，因此张家的院子绿色成荫，到葡萄结籽了，长出一嘟噜一嘟噜的硬疙瘩，我们就眼巴巴地望着了。因为从我家窗口，就能弄到，稍远一点，我们用捞金鱼食的纱布兜，杆头用玻璃丝线扣个活结，伸到那一嘟噜青葡萄下，套上一串葡萄，一抽线便勒断那茎，青葡萄便掉到纱布兜里，我们收回竹竿，那硬疙瘩似的青果子便到了我们口中，那个酸啊，真是又快活又痛苦，说句不该说的话，长大了做爱，射精时就是这个感觉。当然有时我们也不是很准，有时一抽线，那葡萄却没掉到兜里，而是掉到地上，这时张奶奶恰好过来了，她就小声说，“现在还没有熟呢，熟了自然每家都有。”张奶奶并不敢大声说话，她知道自己的身份，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一句就离开了。张奶奶说得也是，每年葡萄熟了，隔壁邻居，她都每家送一碗，那乌紫的葡萄，上面结一层白霜，吃得嘴里酸甜酸甜，爽极了。

张大头就出入这样的院子。他的虚胖是和他心虚有关的，他虽是孩子，可也知道自己的身份，是小地主。因此他平时话就少些，人便不太活泼，但毕竟是孩子，自制力还是有限的，他总是离不开我们堂子巷的这一群孩子。

嘿，你说巧不巧？我们一出陈义富家的门，转过三圣街，在碧玉堂浴

室正好就见到了张大头，“说到曹操曹操就到”，小锅子上去就叫：

“嘿！大头。”

张大头正在用一个石子在堂子巷的砖头上划，听小锅子一叫，吓了一跳，大头马上面露喜色：

“咦！你们干嘛哪？”他模仿他的奶奶小声说。

陈义富革命家庭，警惕性高，喝了一声：

“你在干什么？写反标？！”

大头被这一声吓缩小了一半，他噤了一下，嘻嘻笑着说：

“嘻，画一个伢子。”

冷小七子走上去一看，是一个伢子，忽然爆发出一阵大笑（他缺了一颗门牙）：

“哈哈，你们看，像不像小八子？像不像小八子？”

小八子凑过去，瞅了一下，自己也笑了，那歪西瓜似的脸，一条线的眯眼，正像自己。他上去一脚，踢在张大头的腿上：

“你妈妈的，画我。”

张大头赶紧申辩：“嘻嘻嘻，我瞎画玩的。没画你……”

小八子不依不饶，说：

“斗地主，斗地主。”

陈义富立即幸灾乐祸，把手一举：“打倒小地主张大头……”

小锅子也不示弱：“永远紧跟毛主席，继续革命立新功……”

张大头一下老实，仿佛自己真是写了反标，便又缩了缩，像他的奶奶小声说：

“我们家葡萄马上熟了。我送葡萄你们吃。”

冷小七子义正词严：“不许腐蚀革命群众！”

张大头一下要哭了，四个孩子互相对了一下眼，忽然都笑了，一起走上去，抱住张大头的大头直搓：“嘻嘻，逗你玩的，不哭，明天带你洗澡去。”

张大头脸上挂着泪又笑了，毕竟小孩子。他们哪里能想到，就这颗大头，第二天却卡在石头缝里，拔不出来，活活在水里呛死了。

四

我们去到一个二级站的地方。所谓二级站，就是把北塔河里的水用二级泵翻上去，之后沿着水渠流入该去的地方。

二级站水波浩大，我们躺在水面上，能飘到十多米远的地方。有时泵口水波翻动，人裹进去上下翻滚，十分有趣。每年这个时候，也是陈义富和周保华最快活的时候，他们水性好，胆子大，能爬到大闸的顶上往水里跳，最勇敢的时候，越过闸上的桥和桥与水中间的横梁扎入水中。要知

道，那上下可有十几米高，而且过两个障碍物。我和小锅子是不敢跳的，只能在闸口的边沿五六米高处往水中扎。

张大头胆子更小，他因为胖，又是虚胖，才在水上好浮一点。因此他很快学会了蛙泳，别说，他在水中游得还挺快。我见张大头快心中不服，也在水中学起了蛙泳，可总是下身往下坠，周保华游过来，假惺惺对我说，小老秃，我来教你？我并没说什么，周保华便托住我的下巴边向后踩水边说，两只手往边上划，用力划。我按照他说的做，咦，还真不错，可一会周保华便松了手，我没处着力，头一下呛入水里，呛了一大口，鼻子酸得不行，眼泪都下来了。周保华忍住笑，说，再来再来。又托我下巴，我还没游，他又松掉，使我又呛了，我于是知道他是使坏，有意把苦我吃，便端了一捧水撒在他的脸上，转身游到边上的水泥沿上。

二级站下面是几块秧田，秧已长好高了，碧青碧青的，秧田边是一个小池塘，一塘的荷花。可是有一半荷叶却枯了，分明得很。长大后我看过油画，那种色彩，就像一幅油画一样，天是又高又蓝，那枯荷和青荷对比强烈，颜色非常真实。

我被呛得头闷鼻酸，耳朵嗡嗡响，脑袋感到一跳一跳，大大的。我眼前印着荷塘里的那幅画，心中忽然有了小小的惆怅。陈义富和周保华在水中生龙活虎的样子，我出神望去，感到相当虚假，仿佛是透过镜子在看。这时小八子走了过来，他一把拽起我，说，走，到下面看看能弄到藕不。

下面池塘水并不清，因为是死水，水面上有不少长腿的蚊子，还有水蜘蛛。我在岸边犹豫，小锅子说，没事没事，脱了裤头下去。于是我便把裤头脱在岸上，爬进水中，一人抱住一支荷梗崴了起来，脚趾头崴泥，崴过了淤泥，下面可是硬得不行，我们又憋气下去摸，还是硬得很。水蚊子和水蜘蛛在我们身边爬得到处都是，这会我忽然感到屁股里痒痒的，我伸手去摸，一个软软的东西在往里拱，我使劲拔出一看，妈呀！是一只蚂蟥，已拱进去了一半，吓死我了，再一看，我和小锅子腿上都是蚂蟥，我们拼了命地逃上岸去，那些蚂蟥还在我们腿上趴得好紧，于是噼噼啪啪，我们互相打着，那些该死的东西，蜷着身子落到地上，我们可不敢踩它，我们赤着脚，那个软绵绵的东西，还不腻歪死人。

我们回到上面，见陈义富和周保华都呆立着，他们都爬到岸边的水泥坝上来了。我见陈义富眼若死鱼，还正想笑，周保华说，张……张……张大头下、下去了！半天没上来，我们在等他……陈义富仍呆立着，是的，陈义富完了，是他从大闸的顶上把张大头推下去的。还是小八子有经验些，他的裆下已有些黑，他拎着裤头，一拍屁股，妈呀！还……还不快叫人，我们几个孩子猛醒过来，拎着裤头四散开来，奔下大坝，拼命喊叫，来人啊，救人啊……

可是并没人来，在这炎热的夏天的中午，县城边上人烟稀少，除了几个拾荒的花子，大坝上空无一人。

……水上的人（白塔河边船上的人）来了。他戴着一个像防毒面具似的东西，下水了。他在水中待了很久，有时一口气下去，半天半天没上来。岸上站满了人，这时天都快黑了。

张大头终于被弄了上来，那个人轻轻托着张大头，像托着一个假人。那个人说，头卡到石头缝里去了。人是倒立着插在水里的。

我们几个孩子都呆了。

陈义富眼似死鱼。从此之后，陈义富眼角老有屎，眼似死鱼。

冷小七子一指陈义富：“你要枪毙了！”

陈义富死鱼眼转动了一下，半天没有话，忽然憋出一句：

“他是畏罪自杀。”

五

陈义富当然没有被枪毙。他父亲是革委会主任。公安局调查，说是张大头自己滑入水中的。找我们去我们也是这么说的。陈义富自己说，他是在后面做了个推的动作，可手并没有靠到他，张大头自己想跳，他就跳下去了。

张家死了人，可张家还是很低调，他家还是很安静，似乎比原先更是没有了声息。张家爷爷还是整天躺在阴暗的躺椅上一躺就是一整天，在算计着反攻倒算。用陈义富的话说“盼望着哪一天能变天”。

张家是有与人不同的地方。他家多少年都订一种叫《参考消息》的报纸。我是同龄人中知道《参考消息》比较早的人，根源就来自于张家。我们县里，有个姓周的收垃圾的人，也是个坏分子。每天上午十点多准时拖着那臭烘烘的垃圾车来他家看报纸。其实张家门口的垃圾池里垃圾并不多，不需要每天拖的。他清理完那一点垃圾，就坐在张家门口的小板凳上，一看就是老半天。我中学学会了一个成语“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就是从老周身上理解的。“臭味相投”，也是从老周身上得到的形象。老周没有眼镜，他把整个脸贴到报纸上，仿佛要把报纸吃掉。靠这么近看报纸的人，我之后几十年的岁月里是再也没有见过。他嘴里蠕动着，一点声音没有，只是嘴蠕动着。老周个高有一米大几，可腰弯得利害，可能是与他的工作有关。他身上整日有一股难闻的气味，不知是什么味，那真是难闻。因此他嘴虽蠕动，可身边并没有人，只是苍蝇围着他，似乎挺喜欢他身上的味道。

张大头死后，我们有好一阵子不敢去洗澡了。这年夏天忽然流行养金鱼。街上忽然有一天出现许多卖金鱼的。我们也不知道这些金鱼是从哪里

来的（我现在到花鸟鱼虫市场，见到那些小金鱼仍然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满县城的人都卖这种鱼，大盆小盆的。金鱼花花绿绿，几十只挤在一个盆里，热热闹闹。我们也是忽然就喜欢上养金鱼，每家都弄了个玻璃缸，花几毛钱，买金鱼养了起来。

不去洗澡，大中午的，我们便没了事，我和陈义富、周保华、冷小七子就在大街上转悠，我们溜到老人委，见那些办公室的窗子开着，就够出里面的曲别针和墨水瓶，塞在口袋里带回家。有一天，周保华说，公安局宿舍有一个人家门口大缸里，养了几条漂亮的金鱼，那金鱼有这么大，周保华比了一下。他比也是白比，我们还是不知道多大。陈义富说，多大，有鲫鱼大？周保华仍用手比，陈义富说，滚你妈的，去看看不就行了！

我们偷偷溜进公安局，来到后面的家属区。1970年代的家属区简朴单纯，几排瓦房，家家一个纱门，纱门关着，里面门开着，大人们都在午睡。门前高大的梧桐树，门口花池里杂花丛生。在一户人家门口停下，周保华手指指，我们看到花池旁一口大缸，于是轻轻走过去。屋里的鼾声高低有致，平缓安详，我们便很放心。金鱼的主人正沉浸在梦乡呢！于是我们走上去，把手伸到水里，缸沿青苔遍布，几双孩子的手可不管这些，在水里一气乱搅，那几条硕大的金鱼被搅翻了上来。我逮住一个跋腿飞跑，陈义富可能也是逮到了，也跑了起来。周保华还在后面，这时我们听到在沉寂的夏日的中午，有一个声音爆炸开来：都给我站住，不然我开枪打死你们……

我们可管不了了，拼了命跑，那爆炸似的声音一波一波跟在我们后面，仿佛要缠住我们的两条腿。

绕过两条小巷，我们奔回了堂子巷。刚到家门口，见到老周正坐在张奶奶家门口泡桐树下脸贴着报纸，他听到我们声音，之后便明白了意思。他嗫嚅的嘴有了声音，不大，也像张家人说话似的。

老周说，要读书……不能偷窃……

陈义富停了下来，老周便捧着报纸不动了。

陈义富迎上一步，死鱼眼一瞪：“呸！”一口痰就到了老周身上。我和冷小七子也呸呸呸呸呸……老周快要被溺死了。

……

这年秋天，张家的那棵葡萄树死了。葡萄树是慢慢死的。我看见这棵葡萄树从熟了果子就快要死了。这年夏天我们邻居并没能吃到张家的葡萄。那些葡萄都烂在了树上，一个一个往下掉。夜深人静，半天会听到一声，呸——，我知道又掉下一串熟烂了的葡萄。有时白天，我坐在自己家里的窗前，望着张家院子里的这棵我熟悉得同自己一样的树，常常出神，小小年纪，我有了忧伤。

六

仿佛谁人拍了一下手，几个孩子忽然一下都快要长大了。我是从冷小七子的喉结上发现自己长大的；从陈义富公鸭似的嗓音中发现自己的嗓音也变了。我们依然还到北塔河去洗澡，只是去的次数越来越少，我们不再赤裸着下身，而是穿上了洗澡的短裤，我发现小锅子他们处长毛了。小锅子的八字胡一撇一捺，像个小汉奸。许小二子腿上的毛很重，像一个从山上下来的野猴子。

张奶奶家来了个女孩，刚开始不知道是什么人，她来了就插到我们中学，在我的隔壁一个班上课。后来我似乎知道了一些，她叫季晓琴，仿佛是张奶奶的一个侄孙，家在一个叫南通的地方。我并不知道南通在什么地方，但我想不通，她为什么要转到我们这里来上学。

她一来就融进了张家的生活。首先从走路开始，她无声无息，走路一点声音都没有，像一只胆小的猫。她刚来我非常瞧不起她，一个小丫头！还来到地主家。这个时期我们不知道谁人带的头，忽然喜欢上了练功。我们以许小二子家为据点，每天黄昏练功。我们练的功是举石担子（一种土铜铃）、石锁和哑铃，于是几个孩子挺举、卧举，把自己弄得满身臭汗。

我那时已十五六岁，可个子依然矮得很，然我死要面子，睡在板凳上，卧举可以举一百二十斤，挺举也有八九十斤。其实是把吃奶的劲都使了出来，也落下了一点病根——小肠气。许小二子家四个光头，没有女孩。老大长我们几岁，我们练功，可能就是受老大的影响，夏天的黄昏，老大穿一件汗褂子，胸肌和脖子上的肌肉动动的。那时我们每家都在井里打水吃。一般人家都是用一根扁担挑着，而大许却是用两只膀子提着两只大铁桶，膀子上肌肉滚圆，他提着水，路也不好好走，而是肩膀两边一晃一摇，脚下的腿有点罗圈。他在我们县的堂子巷一带，几乎是个名人了。一般孩子见到他都规规矩矩，有稍不懂事者，大许眼睛一瞪，便也立马老实起来。而我们却仗着大许的势，仿佛大许的功夫也在我们的身上。

有了大许的影响，我们每天下午便集中练功。许家是安徽宿州人，靠在淮河的北面，说话有些俚，不知怎么的，来到我们这个县城定了居。那时我们也不知道宿州在哪里，只觉得是个非常遥远的地方。我们喜欢在他家练，还因为他家的面食非常好吃。他家多吃面食，尤以馍好吃，有时把馍放在煤球炉上烤焦，吃那焦皮，香脆无比。许老二的妈妈长得周正白净，人又很安静慈爱，对我们小孩又多爱意，我们练功，她在一旁洗衣缝补（孩子多，衣服都是老大穿了老二穿），有时就一边为我们烤馍。我们在她家有高大泡桐树的小院子里大喊大叫，弄得一身臭汗，她并不厌我们，而是为我们凉上白开水。

我们练功的时候，有时季晓琴到井边提水或倒垃圾，正好从许家门口过，她就停下来，看看一会。她看的时候，我正好躺在宽板凳上卧举，她虽走路没有声音，可我还是能感觉到她的目光，我一下子就举了起来。一百二十斤，我一下子就举了起来。

一个夏天的黄昏，就这样过去了。

几场秋雨之后，许家院子里的泡桐紫红色的喇叭状的大花落了一地，夏天过去了，秋风带来了寒意。许家的妈妈不断地扫着院子里的泡桐花。

七

转过秋天我们升入了高中。学校似乎开始抓得紧了。我们中学教学楼窗子上的残破的玻璃全都换了，所有的教室都换了日光灯，晚上恢复了自习。

我依然晃荡着膀子，可又似乎多了点忧伤。我们已很久不去洗澡，冷小七子高中没上就进了他爸爸的搬运站拉板车去了，陈义富也响应他爸爸的号召上山下乡去了。剩下小八子、小锅子我们也不太见面。学校大广播经常播一些班级情况，有时也播一些抒情散文。有一天播了一篇《教学楼的灯光》，作者是季晓琴。我家门口的人写的作文在广播里播，我只是感到好玩，可那些优美的字眼还是感染了我。

我对季晓琴忽然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也不知为什么，原来我也是天天见到她，有时她出门上学，正好我也出门，我走在她后面，那时无所谓得很。记得刚开始，我并不怕她，我还在她身后扔过石子呢！我用脚把石子往前面踢，她知道后面的动静，她仍不紧不慢地走，好像不知道似的。可忽然不知怎么的了，我走在她后面有了些慌张，好像怕被人撞见。我又没怎么？我怕什么！可我无法控制，我就是有了慌张。

刚开始我并没发现，是我几天见不到她心里就空空的，才使我发现了。其实也没有什么，但人就是不高兴。于是我便有意等她出门，之后在她后面走。可真走在后面，我又慌张得很。她在前面安静地走着，两支小辫在肩上摩擦，她身影很单薄，可那张脸却涨红得不行，仿佛喊着叫着，告诉人她身上的青春的信息。她在前面头发上夹着一个发卡，脸上的眼睛迷迷蒙蒙的。我走她后面，一慌张就使劲咬自己的手（以至于我长大之后，一直有后遗症，一见到漂亮女人，便又下意识地把自己的手放在嘴里），把左手的手背咬得惨白。

晚上我做作业，会不期然地有一股忧伤袭来。我有时叹一口气。我就是从那时起得了偏头痛。我想不起来她的样子，我使劲想，后来头就疼了。

有一天我刚出门，老周来收垃圾了。我见老周在垃圾池里捡了个发